

元宇宙推动社会“重新部落化” 的底层逻辑与关键入口

喻国明，滕文强，邰慧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北京 100875)

摘要：元宇宙作为一种未来传播的形式，蕴含着媒介对个体感知的深度构造以及对于社会回归“重新部落化”的内在机制，激发着人类对于社会文明与结构变革的深度想象。在“媒介浸透”的内涵下，元宇宙推动着社会的“重新部落化”，其内部包含着对于媒介生态与社会文明的变革机制。在此基础上，探讨社会基于关系与连接进行“再组织化”的可能性，并结合元宇宙未来发展的关键性入口，有助于理解元宇宙作为一种全新的数字文明的未来愿景。

关键词：重新部落化；元宇宙；媒介生态；价值入口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418 (2022) 06-0002-08

一、问题的提出：“媒介浸透”下， 元宇宙推动社会“重新部落化”的图景想象

在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革命性技术的发展往往激发着人类对于社会文明与结构变革的深度想象。面对数字文明的飞速发展，媒介作为社会的基本构成要素，已逐步发展成为形塑社会与文明的重要力量。从宏观来看，“现代社会已被媒介浸透（permeated），媒介不再被视为一种与文化和其他社会制度相分离的中立性要素”^[1]。这种对于媒介重要作用的理解表明，对于媒介问题的考量，需将媒介视为社会与文化结构的调节者，即媒介以一定程度的自决（self-determination）和权威（authority），使社会按照媒介的逻辑来发展和运行。从微观上看，媒介渗透到自我图景和世界图景之中，它们的广泛使用使个体的感觉、认知和记忆等文化实践行为发生了划时代的转折。^[2] 媒介调节、进入和塑造个体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体现出微观和宏观过程的相互塑造的、动态的、非线性的意义。^[3] 这种结构性的转变帮助我们更加准确地理解媒介作为一种社会和文化过程，如何改变其他社会要素的内部结构及运作关系，进而在影响个体自主性的同时，实现社会生态文明的变革，这便是媒介浸透。

媒介的技术属性含有改变社会形态和文明阶段的讯息。^[4] 20世纪初，广播和电视等全新通信技术的发明和应用曾引发众多对于全球未来与人类文明的预测。媒介对于时空边界的拓展极大影响了个体的行动范围，将机械化的感官重新统合成有机整体，实现基于感知平衡基础上对于原始部落化情感的回归，进而影响社会交往、社会结构的变革。21世纪，数字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新形式的文化活动、个人赋权和游戏模式，带来生活、工作和思维的革命。^[5] 当下，以人工智能、区块链、5G为后端基建，以VR/AR/MR、可穿戴设备为前端设备，元宇宙作为一种升维意义层面的技术媒介集成，为个体提供沉浸感和具身性的交互体验，实现个体流动性与行动自由度的拓展，使之能够在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的融合共生中生存，进而形成不同于现实社会的新的规则、新的体系与新的结构。从本质上看，元宇

宙提供了更具想象性的未来传播图景,成为继原始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之后,代表数字文明发展的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6]

把握元宇宙作为一种未来传播的形式,对于社会生态与文明变革的图景想象,我们首先需厘清媒介对个体感知与行为的影响及其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换言之,我们无法抛开人这一核心要素来探讨元宇宙。媒介技术的起点和终点都是人类,人类自身就是最原初和最核心的。^[7]以“人”这一具有自主性、能动性的要素为起点,通过审视元宇宙对于个体感知与身份的重新构造,进而能够更为深刻地理解媒介与社会的复杂的关联和作用机制。实际上,加拿大媒介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基于技术对于社会发展阶段的论述,提供了具有启发意义的思路。他认为,人类社会经历了“部落化(tribalization)—去部落化(detribalization)—重新部落化(retribalization)”的三次社会形态更迭,带来社会关系、社会秩序的解构与重构。因此,本文以探析“媒介浸透”下元宇宙对于社会的“重新部落化”为起点,审视元宇宙对于媒介生态与社会文明的变革机制。在此基础上,本文探讨了社会基于关系与连接进行“再组织化”的可能性,并结合元宇宙未来发展的关键性入口,理解元宇宙作为一种全新的数字文明的未来愿景。

二、何以“重新部落化”:

元宇宙是对社会生态与文明的更高层次的“回归”

元宇宙的最初的表述即意味着对于现实空间的超越(meta),在这一高度超越、广泛存在的新型空间中,虚拟与现实的边界变得模糊,中心化的社会网络正逐渐被打破,被多元技术赋权的个体成为传播与行动的能动性因素,也成为推动社会生态与文明变革的能动性力量。概言之,元宇宙是在时空突破、感知整合、深度参与下对“部落化”的回归,这种回归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回归,也就是对于社会的“重新部落化”。若要理解元宇宙发展下社会结构的宏观图景,则要立足于人的主体性,探讨元宇宙如何通过重塑感知,使个体成为自我意识的塑造者、社会环境的塑造者,进而影响社会连接、环境乃至文明的进程。

(一) 时空突破: 元宇宙以感觉空间对客体物理空间的超越,实现对“部落化”的升维构建

时间与空间是传播所蕴含的基本维度。通过现实与虚拟的不同层次,可以将空间分为客体化的物理空间和主观化的感觉空间。其中,物理空间是一种实体,它可知可感,是有形实体的广延状态与伸张状态。^[8]而感觉空间则是在社会关系、社会连接基础上的感知延展,是广泛意义上的社会联系。人类早期的生产生活由于社会连接的相对匮乏,大多存在于可知可感的客体物理空间。而技术的发展打破物理空间与感觉空间界限,甚至以关系连接和感知提升超越现实空间的行为界限。正如麦克卢汉所说,借助电子媒介,人类生活在瞬时世界的信息之中,时间和空间在一个时空世界中相互渗透,每一个物体凭借它与其他物体之间的关系而产生自己的独特空间。^[9]因此,从某种意义上看,“部落化”的概念满足了媒介对于环境的空间想象,其中既包含着具有实体意义的地域的物理空间特性,也包含着以人的中枢神经系统为基础的感觉空间特性。在媒介带来的广泛连接下,物理空间意义上的“地球”已经被感觉空间意义上“村落”所取代。即对于个体而言,媒介通过对视觉、听觉、触觉等多维感官的激活,以接近瞬时的传播速度缩短了人类交流交往的障碍,个体之间的距离也被缩短,而感觉的作用则被凸显,实现理想意义上的“和谐”与“平衡”,形成重新部落化的理想状态,并通过技术与媒介达到感觉空间对客体物理空间的超越。

不同于电子媒介时代,元宇宙是一个虚拟与现实高度互通、且由闭环经济体构造的开源平台。^[11]通过沉浸感、交互感、高拟真等特性,元宇宙使时间和空间的拓展上升到一个新的维度。正如美国科幻小说家尼尔·斯蒂芬森(Neal Stephenson)在其出版于1992年的科幻小说《雪崩》中描述的场景:

原本被现实地域限制的个体可以通过“数字化身”(avatar)进入虚拟空间,开展一系列的娱乐、社交乃至经济行为。元宇宙涉及的空间范围是无限的,它摆脱了物理空间的时空观,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被进一步拉近,使得个体能够在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中自由穿梭,通过连通丰富个体的感知,并通过体验性的活动进一步打破了现实社会的身份束缚,为延伸人的创造力提供了更多的想象和可能。从另一层面来说,元宇宙由现实物理空间延伸得出,通过对现实的描摹和复刻,又再次反作用于物理空间,最终在交互中模糊空间之间的界限,从更具想象力的维度,恢复了个体在虚拟与现实空间更为广泛的面对面乃至意识层面的交流,实现对“部落化”的回归和升维构建。

(二) 感知整合:元宇宙实现个体中枢神经系统的融合性延伸,统合为感知平衡的“部落人”

从历史角度看,媒介技术的每一次变革都影响着个体感知世界的方式。麦克卢汉对人的感知赋予重要意义,他认为,人的感觉是个体身体能量上“固有的电荷”,形成了每个人的知觉和经验。在最初的部落化时代,由于传播条件的限制,口语传播使得人们得以当面交流,个体是具有平衡、和谐的感知的人。随着文字的出现和印刷术的发展,人类地域的空间界限被打破,传播的广度有所增加,也促使个体形成一种单一、线性、理性化的思维,使得传统的部落开始解体。而电子媒介的出现,延伸了个体的感官,身体的技术性延伸搅动了原本的感知平衡,使得感官系统必须谋求新的平衡。^[12]在此基础上,个体重新成为完整意义上的感知平衡的人,“给部落亲属关系和相互依存编织了一张天衣无缝的网络”^[13],部落化的社会形态逐步实现回归。但实际上,这种部落化的回归与理想化的部落仍存在一定的差距。由于技术对于单个感官的过度延伸,个体的感知也呈现出碎片化的状况,其仅仅达到了机械化的整合,却并未真正实现沉浸感、交互性、想象力的感知平衡。换言之,保持身体感知的完整和平衡是人类传播的一种理想状态。^[14]

技术本身蕴含着对于个体行为的塑造与偏向,美国生态心理学家詹姆斯·吉布森(James J. Gibson)在1979年提出“可供性”(affordance)的概念,来描述环境为用户提供行动的可能性。这意味着,媒介的特有属性也为个体提供了感知与行为框架。元宇宙以人工智能技术、网络及运营技术、物联网技术、区块链技术、交互技术、电子游戏技术作为支撑性技术,也为个体在现实和虚拟社会的感知与行为提供了可能。这是一种更高维度的提升,因为其带来的变化,与电子媒介时代仅实现感官物理整合的机械化的部落化存在差异。例如,在当下,尽管我们也可以通过电子媒介浏览网页、视频,获得视觉和听觉的双重体验,但仍然处于现实时空,时刻可能被周围发生的一切事情打断,并无身临其境之感。相反,元宇宙则使人类得以进入一个更具自由度、更高灵活性、更多体验性、更强功效性的超现实世界,^[15]通过个体的数字化,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感官互动与平衡。个体在元宇宙中具有极高的自由度,能够实现接近于现实的沉浸体验,且将个体本身作为媒介带入不同环境之中,实现中枢神经系统全方位、多维度的系统整合。个体感官不再是电子媒介时期机械意义上的整合状态,而是一种激活与融合的全新体验。在这一脉络下,元宇宙可视为社会“重新部落化”的表征与实践。通俗地说,个体从最初部落状态下的“听觉人”进化为电子媒介时期的“视觉人”,最终在元宇宙时期成为感官融合与感知平衡的“部落人”。

(三) 深度卷入:个体以元宇宙为场域,深度参与虚拟与现实的媒介实践

从社会实践层面,部落化对于个体与环境的塑造则体现为个体能动性的深度卷入。麦克卢汉曾这样评价电子媒介带来的影响:“电子媒介时代是一个内爆、具有包容性意识、个人深度参与的时代。”在他看来,部落化需考虑每个人对于生活与行动的全面参与,把它视为一个创新性与动态性的全新因素。具体而言,人们有机会创建虚拟部落,可以和世界各地的其他人一起进行交流和沟通,甚至在虚拟环境中生存。这一观点对理解目前的社会与媒介环境具有洞见。当下,媒介已实现对社会各方面的浸透,因技术变革使得时空的界限变得模糊,地球上任何两点之间的瞬时连接成为可能,人类被卷入

了一场参与的运动之中。^[16] 概言之, 技术的发展提升了个体与部落间传播的能力, 逐步突破了时空的界限, 这一变化使任何一个个体都无法独立存在, 连接与关系成为媒介实践的底层逻辑。通过原子化的个体的聚合, 相互依存成为部落化社会的典型表征。

一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 从某种角度上看就是人类的实践半径不断扩大的历史。^[17] 从信息行动的本体意义上看, 元宇宙中行动主体与行动工具之间已发生深刻改变。在传统社会中, 人的行动需要依靠工具实现, 并未实现真正的自主和流动,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个体行动的范围。而在元宇宙时代, 个体以数字人的身份进入虚拟世界, 完成与现实世界类似的各种行为, 不再受制于物的束缚, 实现了对于个体的“解放”。媒介是人的连接点, 人体也是媒介的连接点, 展现的是技术与人和世界的关联。^[18] 作为社会实践中的能动性力量和积极因素, 人是元宇宙发展中的核心, 一定程度上可以开拓整合性的部落发展方向。在网络社会之中, 当社会行动的社会情境发生变化, 社会行动的主体发生变化。从逻辑上推论, 社会行动的过程和结构也就会发生重大的变化。^[19] 元宇宙中通过技术的升维与助推, 使个体能够选择性地进入自己所期望的场景之中, 满足自身的实践需求。法国著名哲学家莫里斯·梅洛-庞蒂 (Maurice Merleau-Ponty) 曾指出, 直接感知并不是被动接受产生于大脑内的表征, 而是身体主体在生活中的交互实践。^[20] 当前, 元宇宙交互用户的数量已达到亿级规模, 已可被视为一种大型的交互参与式媒介, 加之 5G 等底部技术的普及与推动, 元宇宙在未来将承载更大规模的用户参与。元宇宙对于实践环境的扩展已经超越了现实社会, 深入到虚拟社会中, 进一步扩大了个体的实践半径, 并在此基础上认知和把握世界的复杂性, 以提升实践操作的有效性。因此, 个体以元宇宙为场域, 深度参与虚拟与现实的媒介实践。

三、理解“重新部落化”的社会变革: “再组织化”社会的逻辑构造

媒介技术与形式的每一次“巨变”都与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剧变”息息相关, 以元宇宙为代表的新兴媒介下沉为社会“肌理”时, 其已然成为当代部落化景观的重要动力。这既表现在其无限连接本质所带来的信息传输的超时空化, 更在于其彻底改变了人的感知思维和行为方式, 更深刻影响了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21]

(一) 实践表征: 从“认知时代”到“体验时代”

元宇宙作为一种升维意义上的集成形式, 其对于视觉、听觉、触觉等多种感官的连接与激活以及虚拟与现实的交融已超越传统技术单一、静止的感官触动, 有望在更大程度上实现多元感官与环境的整合, 对世界产生新的感觉和认知, 使个体在“去部落化”时代偏向线性和单一的思维方式得到改变, 在感官平衡中得以统合, 人们开始向“体验时代”过渡, 社会得以“重新部落化”并逐渐走向整体化。

当新媒介技术下沉为社会变革的“核心序参量”, 在声音、图像、文字、感觉等多种信息载体的融合过程中, 又给人们的感知系统带来了新的突破。伴随着元宇宙对媒介技术的升维重组, 这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壁垒成功突破, 智能媒介技术将人、物和环境之间建立了广泛连接, 实现虚拟和现实交互, 以至“万物皆媒”。有赖于新媒介技术的发展, 人们达到了感知的巅峰, 人与媒介、人与人、人与社会的连接进化到更高维、更广泛、更深层的阶段, 人们基于新的感官连接快速沉浸, 将未知的生活场景变为第一人称的体验场景, 实现了“认知时代”到“体验时代”的跨越。

在“体验时代”, 视觉、听觉、触觉、味觉乃至神经系统被全方位调动, 最终达成了全面且深度的综合感知体验。^[22] 如果说, “认知时代”是人去单向度地理解世界, 那么体验时代的重点则是基于实现生理连接、心理连接与时空连接的种种媒介可供性, 人成为虚实相间世界中的重要居间主体。但更为重要的是, 在体验时代, 人体开始作为媒介技术的延伸。媒介技术将认识世界的物理方式逐步拓展, 人的身体开始通过媒介进行呈现, 成为媒介化进程中重要的符号之一。从元宇宙的发展来看, “体验时

代”的媒介不再局限于和人类感官的融合,而是开始逐步突破人类感觉器官的瓶颈,将原有的“半沉浸式”人媒连接延伸到生理维度和心理空间,实现感官维度和神经系统的深度连接与共鸣。同时,元宇宙将人与媒介技术建立的新的连接也开始发生转向,从依据身体思考技术转变为依据技术思考身体。

“体验时代”的到来,无疑将人们的社会实践自由度再次提高。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交互,真实身份与虚拟身份的共生,媒介中的人得到前所未有的实践自由度,从本质上而言,人是连接媒介与社会的核心,人的价值、人的能力开始空前释放,人的生活生产方式和组织治理模式将会被重构。

(二) 关系耦合:从机械连接到协同共生

尽管媒介技术的进步对于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生活实践的创新发挥了根本性的作用,但始终以“单枪匹马”的状态进行,一直无法发挥最大公约数的协同效用,人媒关系相对割裂,媒介技术对人、对生活场景的构建是独立的。从“重新部落化”的视角来看,此刻的人媒关系并不是简单的连接即可形容,以元宇宙为代表的新媒介将技术、媒介与人按照新的传播法则充分解构,按照“协同与共生”的底层逻辑进行交织、重组。

元宇宙时代下的人媒关系早已不再是传统时代的二维关系,传播主体、传播媒介、传播技术与传播环境融为一体,成为一套新的传播法则。它们相互协调、共同发展。究其本质,关系不固定、关系不单一、影响不单向,人与媒介相互塑造,共同在一个新的“传播部落”中互动共生。元宇宙作为一种升维媒介,^[23]提供了一个天然的传播“部落”。在这其中,人的生活需要通过媒介实现,媒介的价值需要人的发展实现,二者的耦合共生直接决定了新媒介环境下人生存与发展的新方式。一定程度上来说,人与媒介的共生其实是一种必然,个体以元宇宙为场域,深度参与媒介实践。

媒介往往与人通过彼此协商、对话形成了主体间性,并不断展开新的社会实践。^[24]在社会发展的逻辑之下,人与媒介之间的共生与协同,必然会与人、社会和媒介三者产生交互作用。同时,人媒关系之间的新变革,也将会进一步重构人与人之间彼此的连接方式与社会结构。当元宇宙将人媒关系演变至协同与共生,人、媒介和社会构成“部落”共同体时的协同作用也开始显现,此时,社会结构开始迭代重组,社会深度媒介化的进程开始起步。

(三) 结构创新:从媒介化到深度媒介化

从传播学的视角来看元宇宙,其重要的角色就是人与社会连接的中介,整个社会是在媒介化基础之上进一步深度媒介化的过程。如今的社会已完全被媒介所浸透,媒介参与和改变了社会的整体生态环境和人们的全部社会活动。除了内容传播之外,媒介已经“跨界”成为重构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基础设施。

媒介化是指由于媒介数量级的增长,使得许多社会空间中的生产活动与运作机制逐渐受到媒介逻辑的影响的过程。^[25]而深度媒介化是不同于媒介化的一种社会结构创新的全新范式,以元宇宙为代表的新媒介和以算法为代表的智能技术开始下沉为社会肌理,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其不再是数量增长、效果增强等粗放型社会变迁,而是成为社会的操作系统,带来根本性、颠覆性的社会变迁。从媒介化到深度媒介化范式的变革本质是传播不再只是社会结构中一个组成部分,而是社会形态的基本要素,传统的社会结构开始按照传播法则、传播形态和传播逻辑变革与发展。

当下,以“元宇宙”为代表的下一代数字媒介的使命在于重构社会形态的“再组织化”。新技术革命催生下的“新”媒介并不是时间新,而是理念新、环境新。伴随着数字技术的下沉,技术的发展对于传统社会结构的解构已经基本完成,但如何重塑组织形态、重现组织活力、重构社会机制,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命题。深度媒介化的视角下,将原有的“粗放型”社会连接转变为“精耕细作”的关系联结是基础,将传统的“分布式”社会力量进行“再组织”是底层逻辑,这需要高层次、更深刻的社会革命,更需要媒介的深度参与。

不可否认,“元宇宙”的诞生成为我们理解社会的“再组织”与深度媒介化的重要抓手和范例,同时对于进一步探求未来深度媒介化过程中媒介变革的价值实现、未来传播的肌理构造和社会发展的底层逻辑有重要意义。

四、经济、主体与文明:元宇宙时代媒介价值实现的关键入口

元宇宙作为社会深度媒介化的样态,是数字技术协同创新、升维重组的必然结构。AR、VR、NFT、边缘计算、数字货币、区块链、数字孪生、计算机视觉、传感技术、游戏引擎、3D建模、脑机接口等技术都向元宇宙汇聚,这些技术赋能交叉、汇总了传播的诸种可能,正向社会大众提供经济、娱乐等多层次的方案。^[26]在可预测的未来,数字资产对新经济体制的构建、虚拟人对个人主体性价值的实现、部落共同体的契约关系对社会新的文明形态的落地达成,将成为元宇宙时代媒介价值实现的关键入口。

(一) 新经济体制的构建:从信息互联到价值共享,数字资产满足部落个体价值传递需求

从部落化的视角出发,基于情感联系的部落个体对于价值传递与共享的需求已提升到更为重要的层面。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马费索利(Michel Maffesoli)在《部落时代》一书中指出,现代部落本质上是流动的、小规模、感性的(affectual)。进一步而言,部落化的社会秩序维持并不依赖于中心权力的存在,而是依靠成员在社会互动过程中的情感体验。^[27]这种情感化的部落是一种经济体系下的“利益共同体”,需要以价值建立牢固、持久的联系,即价值交换与互惠提供了部落中的个体建立共生关系的机会。^[28]概言之,媒介与部落化的发展使得价值作为传播内容的重要性得到重视,并催生了社会价值互联的潜在需求。这种复杂交织的方式在元宇宙时代可能会呈现出更广的形态,为理解元宇宙如何构建新经济体制提供了核心特征与关键事实。

从当下的媒介环境来看,互联网促进了信息的实时传输,这种基于连接产生的效应不仅在于广义层面的信息共享,更在于其对于价值交换双方信息不平等的打破。但实际上,现有信息不平等格局的改变并不彻底,由于中介机构的存在,价值流通的效率仍有待提高,并进一步影响了价值流动的成本。数字资产(non-fungible token, NFT)作为一种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资产凭证,具有区块链技术具有唯一编号、永久存证、不可复制、不可篡改等特性的特质,被视为在未来的元宇宙中建立数字所有权(digital ownership)和经济系统的基本要素。^[29]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资产是元宇宙发展的重要催化,若将元宇宙社会比作一片汪洋,人是其中的岛屿,那数字资产就是穿梭在岛屿间的快艇。数字资产具有超链接全域证明的能力,能够实现不同的应用场景之间的全域化证明。^[30]

因此,数字资产是“重新部落化”的重要连接手段,是一种新的社会连接,它已然超越趣缘关系,由源代码帮助数字居民完成资产的流通与共享,形成虚拟身份的构建与感知,进而完成虚拟世界的“虚拟社会化”进程。当这种连接开始落地,人与社会之间的壁垒开始打破,认知信任开始强化,人们在新价值交换体系中真正实现对等。数字资产作为一种非实体化的虚拟形态参与到未来媒介的实践之中,其属性从原有的信息互联变为价值共享,是元宇宙发展的新经济体制构建的关键入口之一。

(二) 个体主体性的实现:数字虚拟人拓展人类生活实践自由度

元宇宙世界更强调的是整体感官的回归,是依托于数字媒介技术而达到传播的极大赋权,在数字躯体的驱动之下为麦克卢汉的“重返部落化”概念提供了更彻底的实践阐释,其也一定映射着某些真实生活场景的人的行为。作为一个全新的数字文明的未来愿景,元宇宙能够开启全新的时代,人则是这个新时代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而数字虚拟人的出现,拓展了人类实践自由度,一定程度上来说,其已然成为元宇宙的入口。从元宇宙具身传播的视角看,数字虚拟人具有面对面交流和跨越时空社交的优势,将传统传播特征与数字传播特征进行有机整合,一方面数字虚拟人整合了感官互动,另一方面弥合了技术之间的鸿沟,这更符合“重新部落化”的显著特征。^[31]

数字虚拟人是建立在聚合变化的基础上对人的身体进行再次构造,并由此实现与世界万物的互联互通。数字虚拟人具有三大属性,即存在、感知和交往。从存在属性来看,数字虚拟人同现实人类一样,具有基本的社会化形态,有肢体也有灵魂。从感知属性上来看,通过CG和深度神经网络渲染实现数字虚拟人的创作与协同,其可以感知环境、感知情绪、感知社会。从交往属性来看,数字虚拟人的核心就是能够像真人一样交流、歌唱,有情绪,也会创作。

因此,数字虚拟人是“重新部落化”的重要入口,是以人为本的未来媒介,在社会深度媒介化的进程中,在“重新部落化”的场景中,数字虚拟人对于人个体主体性的实现具有双向作用。一方面,透过数字虚拟人的连接,可以重新整合和互联各次元;另一方面,人可以借助于数字虚拟人来实现自我进化,来扩张人的实践半径,组织成一种新的实践的时间和空间。

(三) 部落共同体的契约关系:社会新的文明形态的落地达成

麦克卢汉用“地球村”来形容现在的媒介社会,新兴的感知模式和新兴的数字技术为人类社会带来了更加融洽的社会环境,这进一步消除了地域与文化的限制。^[32]同时,“重新部落化”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每个“部落”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化、内涵以及符号,而以元宇宙为代表的新媒介带来的“部落”势必会带来社会新的文明形态。

回顾每一次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认知世界的水平都达到新的高度,改造世界的能力实现新的飞跃,经济、社会和人类文明上升到新的层次。元宇宙媒介时代的重新部落化已不再仅仅是对于人感知系统的重新整合,更是对部落化的重新定义和全面超越,社会新的文明形态将由此落地达成。若把当下视作数字文明的初级阶段,那么元宇宙时代将是数字文明的高级阶段。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元宇宙时代下的数字技术革命看作一次工业革命或技术革命,它实质是对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迭代,也是一次社会文明形态的升级。

其实,无论是数字资产、数字虚拟人,还是当前的智能媒体技术,都只是数字文明的开始。按照社会动力学的逻辑,新的文明形态落地之后,必将打破人的单向度,重构人类的多向度。元宇宙带来了新的智能虚拟世界,现实世界和智能的虚拟世界互通共生,在进入元宇宙这一高级阶段的数字文明之后,高度智能的数字文明将成为人类社会文明的新入口。

综上,元宇宙满足了我们未来媒介嬗变逻辑的想象,它虽然还是一个“待落地”的过程,但其代表的媒介发展方向或许能弥补电子媒介时代的机械“部落化”特征。从媒介演进机制来看,我们还需着眼那些能让元宇宙越过技术泡沫破裂低谷的社会性条件及个体能动性实践,把握住元宇宙带来的媒介革新和社会变革,紧抓元宇宙时代媒介价值实现的关键入口,这才是我们面向未来传播的着眼点和着力处。^[33]

参考文献:

- [1] Hjarvard, S. (2008). Mediatization of society: A theory of the media as agents of social and cultural change. *Nordicom Review*, 29 (2): 105-134.
- [2] 克莱默尔,孙和平.传媒,计算机,实在性:真实性表象和新传媒[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5.
- [3] Hall, S. (1997).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Open University.
- [4] 黄华.技术、组织与“传递”:麦克卢汉与德布雷的媒介思想和时空观念[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12):36-50.
- [5] Kitchin, R. & Dodge, M. (2011). *Code/space: Software and everyday life*.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 [6] 喻国明.虚拟人、元宇宙与主流媒体发展的关键性操作要点[J].媒体融合新观察,2022(1):4-8.
- [7] 喻国明,耿晓梦.何以“元宇宙”:媒介化社会的未来生态图景[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3):1-8.
- [8] 李彬,关琮严.空间媒介化与媒介空间化——论媒介进化及其研究的空间转向[J].国际新闻界,2012(5):38-42.

- [9] [加] 马歇尔·麦克卢汉. 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 [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 50-190.
- [10] 陈长松, 蔡月亮. 技术“遮蔽”的空间: 媒介环境学派“空间观”初探 [J]. 国际新闻界, 2021 (7): 25-42.
- [11] 喻国明. 未来媒介的进化逻辑: “人的连接”的迭代、重组与升维——从“场景时代”到“元宇宙”再到“心世界”的未来 [J]. 新闻界, 2021 (10): 54-60.
- [12] 刘婷, 张卓. 身体-媒介/技术: 麦克卢汉思想被忽视的维度 [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8 (5): 46-68, 126-127.
- [13] 师曾志. 互联网时代媒介叙事下的生命传播 [J]. 中国编辑, 2018 (9): 9-14.
- [14] 林凯, 谢清果. 重返部落化: 结绳记事的传播模式、机理与功能探赜 [J]. 国际新闻界, 2021 (2): 159-176.
- [15] 喻国明. 元宇宙就是人类社会的深度“媒介化” [J]. 新闻爱好者, 2022 (5): 4-6.
- [16] 张康之, 张桐. “地球村”能否抹平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评麦克卢汉的“地球村” [J].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15 (3): 60-68.
- [17] 喻国明. 理解未来传播: 生存法则与发展逻辑 [J]. 新闻与写作, 2020 (12): 61-64.
- [18] 黄旦. 延伸: 麦克卢汉的“身体”——重新理解媒介 [J]. 新闻记者, 2022 (2): 3-13.
- [19] 陈钰. 信息行动理论——数字社会时代的社会行动理论探讨 [J]. 社会学评论, 2021 (5): 65-84.
- [20] 彭影彤, 高爽, 尤可可, 马蝶, 沈阳. 元宇宙人机融合形态与交互模型分析 [J/OL].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2-06-06.
- [21] 欧阳友权. 网络传播与社会文化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188.
- [22] 王传领. 失衡·构建·偏差: 重新理解新媒介时代的部落化 [J]. 编辑之友, 2020 (11): 69-75.
- [23] 喻国明, 滕文强. 元宇宙: 构建媒介发展的未来参照系——基于补偿性媒介理论的分析 [J]. 未来传播, 2022 (1): 2-9.
- [24] 韩铭, 苏士梅. 媒介化与主体间性: 模仿实践视域下人媒关系的转向 [J]. 出版广角, 2022 (6): 85-88.
- [25] 顾烨烨, 莫少群. 媒介化研究: 理论溯源与研究路径 [J]. 全球传媒学刊, 2022 (2): 143-162.
- [26] 陈龙. 元宇宙: 一种深度媒介化时代的媒介实践 [J]. 探索与争鸣, 2022 (4): 71-74.
- [27] 长征, 周玲. 面向“联系价值”的后现代部落营销 [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05 (2): 51-58.
- [28] Cova, B. & Cova, V. (2002). Tribal marketing: The tribalisation of society and its impact on the conduct of marketing. *European Journal of Marketing*, 36 (5): 595-260.
- [29] 梅夏英, 曹建峰. 从信息互联到价值互联: 元宇宙中知识经济的模式变革与治理重构 [J]. 图书与情报, 2021 (6): 69-74.
- [30] 郭全中. NFT 及其未来 [J]. 新闻爱好者, 2021 (11): 36-40.
- [31] 李都, 马云阳. 重返部落化: 元宇宙社会的未来传播 [J]. 青年记者, 2022 (9): 56-58.
- [32] [美] 约书亚·梅罗维茨. 消失的地域: 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 [M]. 肖志军, 译.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 98.
- [33] 喻国明, 丁汉青, 刘彧晗. 媒介何往: 媒介演进的逻辑、机制与未来可能——从 5G 时代到元宇宙的嬗变 [J]. 新闻大学, 2022 (1): 96-104.

[责任编辑: 高辛凡]